

■ 直击真相

再老的烟民也敌不过情和命

○ 王珍

和大多数饭局一样,坐在餐桌边,不是太熟的同桌间若是聊天,自然会聊到吃不吃辣、喝不喝酒之类的话题。那天觉得特别幸运,在坐的男士居然全部都不抽烟。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“好”。因为相比吃辣,我更怕餐桌边的近距离烟熏。

没想到同桌的陈先生和梁先生异口同声:我曾经是资深烟民!我立马对他们俩兴趣十足,要听他们的戒烟故事,因为我家有一杆顽固不化的老烟枪。没想到和我这个兴趣相同的人几乎是全桌,也包括两位曾经的烟民。

然后,陈先生和梁先生几乎是争先恐后开讲。在进行第一轮“谁戒烟年头更长”的比赛后,由胜出的陈先生获得了优先话语权。

陈先生自己经营一家公司,他曾经认为,出去谈生意、社交,不敬烟、不敬酒就是不给面子,什

么也别谈了。不知道这是谁立的规矩,反正觉得有道理。箭牌“七星”“万宝路”“三五”牌都抽过,反正口味越来越重,量也越来越大。最后基本上每天5包,当然也包括递出去的。附近烟店的老板见了他就眉开眼笑,5条一次,10条一次,隔三岔五去买。

后来,女儿怀孕了,纠结在婆家还是在娘家做产。陈先生说他立马戒烟。但根本没人相信。他先告诉自己的员工,让他们不要递烟给他。很长一段时间,员工都有点不大习惯,还是见了他就给他烟。慢慢地,不管开会还是在办公室,因为老总不抽烟了,下面的员工也有点不好意思抽,要么躲在厕所抽,要么跑到走廊上抽。酷暑严冬时,频繁在空调房间跑进跑出,人容易伤风感冒中暑,还工作效率极低。

渐渐地,员工也学着老总的

样子开始戒烟。有几个烟瘾很重 的员工家属特地跑去公司,说老总的这个头带好,要好好谢谢他。戒烟后的陈先生发现,其实,不少客户也更喜欢在无烟环境谈生意,特别是现在生意场上女老总也多。

陈先生说,他有两个外孙,都跟他很亲。如果他还像从前那样,浑身烟味,小孩真的不大可能和他这么亲近。大的外孙已经13岁了,表示他戒烟已经14年。等外孙17岁,他戒烟18年的时候,准备搞一个庆祝会——戒烟十八岁成人(功)仪式。

陈先生并没有细说戒烟过程中的痛苦和不易,只是说,下决心戒烟时,必须拿出挥剑自宫的勇气。而戒烟后,什么社交障碍,碰到尴尬,受到排斥,全都是无稽之谈。他的体会是:戒烟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“我戒烟,是因为碰到了一个

比我这个老烟枪更厉害的烟鬼。”陈先生话音未落,梁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讲述。他从十几岁就因为好玩开始抽烟,然后到了三十几岁,一天两三包,必须的。工作时,在不能抽烟的状况下,嘴里叼根没点着的烟,或者拿根烟嗅一下也好。

后来,他被派去合作单位上班,和他同办公室的新同事,也是一个抽烟的人。两个人香烟一递,很快就成了好哥们。很快,他发现那个同事的烟抽得太凶了,几乎就是一根接着一根,完全是呼吸的频率。每个进他们办公室的人都会捂着鼻子皱着眉头抱怨,这是炸弹刚刚爆炸过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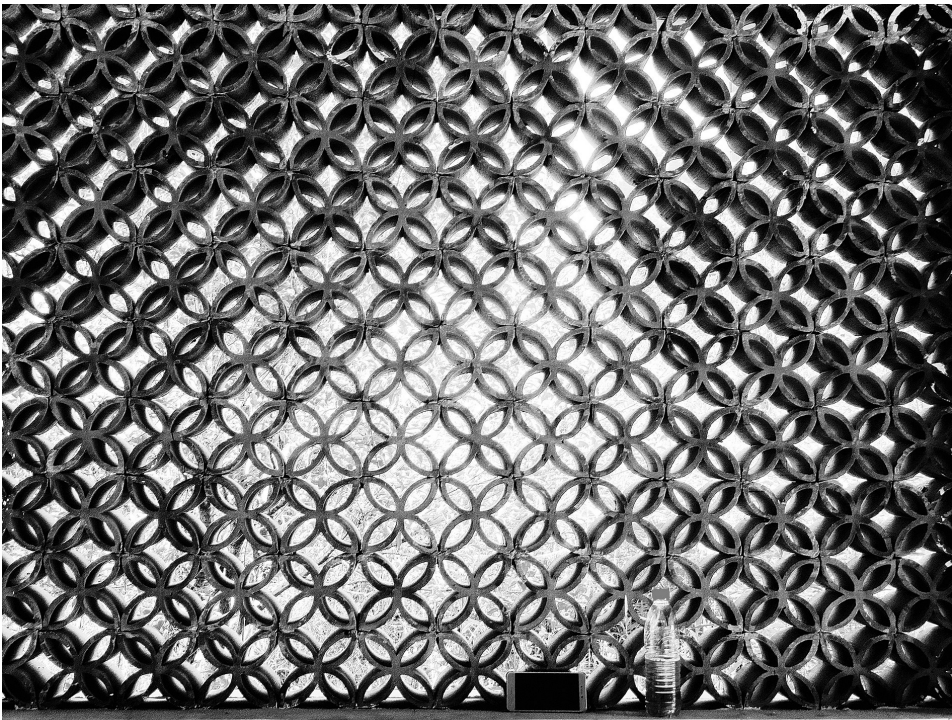
梁先生说,每天回家老婆都责怪,衣服、头发,浑身都是呛人的香烟味道,一点人味都闻不到了。

半年后,梁先生自吸加二手烟,导致咽喉肿痛,吞咽、呼吸困

难。去医院,医生说,症状有点严重,建议他做个咽喉镜。这时,单位派他去出差。等他一周之后回家,他的咽喉病痛居然不治而愈了。

梁先生感觉自己离开香烟,躲过了一劫。虽然没有刻意下决心,但戒烟的行动其实已经开始了。正好此时,两家单位的合作也结束了。他并没有经历像别人说的那些戒烟负面反应,也没有觉得戒烟有多难。戒烟快十年了,除了过年过节和他哥哥见面时,他无法拒绝哥哥递过来的烟,也就敷衍着吸两口,感觉烟味很冲,就飞快掐了。现在闻到二手烟也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,基本上没有复吸的可能。

陈先生和梁先生,他们戒烟,一个因为父爱,一个因为自爱,反正都是为了爱。他们的体会是一样的:戒烟,什么也没失去,只收获了健康和亲情。



窗 棂 郭建生 摄

■ 人物素描

田径队的“应爸爸”

○ 朱敏江

应老师带田径队成绩斐然,但我和他认识,却是在学校成人教育工作的一次交流。他对成人教育如数家珍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今年,因为工作调动,我和他成了同事。

开学以后,暑气未退,他带着一群弟子在跑道上训练,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。面对高温炙烤和大运动量训练,在普遍娇生惯养的当下,为什么这群孩子还能如此笑容满面呢?问号在我脑中升起。

结束哨音一响,孩子们一边“咕咚咕咚”喝水,一边围着应老师说笑,像一群“叽叽喳喳”的小麻雀,应老师则微笑着看着大家。微笑,是他留给我的最深印象。

课间操时,我发现应老师总是微笑着在队列周围转圈,眼睛就像一台精准的扫描仪。当寻到一位有潜能的学生时,他就会耐心地向班主任了解日常表现,尤其是与同学相处的情况。

平时,训练时间一到,应老师便早早站在场地微笑着等候,而弟子们则是陆续蹦蹦跳跳着赶来。开心而来,快乐离去,在见惯了叫苦连天的训练场,这样的场景,应该算是一道难得的风景线了。

应老师不仅关注训练质量,还常嘱咐弟子要做到训练学习两不误。我注意到,在训练时段,应老师还会带一些水果和小点心给他的弟子们,用他的话讲,这叫美食分享。

县里召开运动会,我陪他提前一天去熟悉场地。刚踏入操

场,就有一群“大麻雀”向我们“飞”来,扑进了他的怀里。应老师微笑着一个一个亲切地叫着名字,原来这些“大麻雀”也是他的得意弟子,现已升入初中。他们一看到应老师,就像看到了久未见面的慈父,紧紧围在他身边,直到现任教练一次次来叫热身,才一步步回头地慢慢挪动着步子。

运动会开始了,应老师耐心地指导弟子热身,直到将他们送上赛场,才默默地退到一边。无论赛果如何,他总是微笑着上前为弟子递水。当获得佳绩时,他还会和弟子击掌相庆;当成绩不太理想时,他则用慈祥的话语安慰落泪的弟子。

偌大的运动场异常空旷,风从四面灌进来。一下赛场,应老师就细心地嘱咐弟子及时穿回外套。比赛最后一天,天空飘起了雨丝,他跑前跑后更是忙碌,叮嘱弟子赛后换上干燥的衣服,而他自己衣衫尽湿,却丝毫不觉。在我看来,这些运动员在他眼中早已不是一般的弟子,他们都是大家庭的一分子。

因上报数据需要,我到校办翻阅资料时偶然发现,自应老师带队以来,学校田径队佳绩频频,还屡居全县之冠。但论规模,应老师所在学校只能算全县中等学校,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。

都说严师出高徒,但我从应老师带田径队中看到了,慈师也能带出高徒。此时,我脑中原先的一个问号,变成了一个感叹号。

■ 人与动物

我与“摇铃角”的故事

○ 陈慈林

12岁那年,我辍了学。第一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是为棉花整枝,我把应保留的幼蕾枝去掉了不少,却把该整掉的“荒枝”留着,弄得队长阿财叔大发脾气。过了几天运肥料,同伴们都能挑七八十斤,我却连30斤都挑不动。队长见我粗活细活都不能做,只得让我去放牛。

我放的是头黄牛,和别的牛不一样的是它的角是弯的,角尖对准了脑门,一摇就会轻轻晃动,所以外号就叫“摇铃角”。它的与众不同的角使它吃足了苦头:每年必须锯一次,否则它就会被自己的角尖刺穿脑门。因为它的这个“缺陷”,买它的时候省下了150元钱,但它干活时,比别的牛更卖力。我和它朝夕相处三年多,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

第一次看到它锯角时我哭了,但没办法,那是在救它的命啊。想必它也知道这道理,所以并没有多大的反抗,否则凭它的力气,你根本没办法顺利完成“手术”。我拿来一条湿毛巾,裹住牛角的下部,使锯角产生的温度降低一些。可能这真的有效,反正“摇铃角”停止了流泪,它用舌头舔着我的手,摇摆着尾巴,安静了许多。后来每逢给它锯角,如果我不在,它就会焦躁不安。

那时我的个头还不及牛背高。每天一早,我带上饭包和几本书,把牛牵到门口,“摇铃角”便很乖地低下头,我踩在它头上,然后骑到了它背上。我们五六个放牛娃结伴到山上放牛。牛在山坡上吃草,放牛娃们都不肯闲坐。根据不同的季节,要么去瓜

田里偷瓜,要么到果园里偷桃子、梨子和杨梅,不再然就让牛捉对儿“角斗”。这些精力过剩的半大小子们,常做出些让大人们头疼不已的事,只有我和我的“摇铃角”是例外。

“摇铃角”因为天生弯角,没法参与“角斗”。一般情况下,我和“摇铃角”与小伙伴们离开几十米。我常常沉浸在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,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,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,小伙伴们叫我“书蠹”。但“摇铃角”却把我当成主人。

“摇铃角”吃草时从不离我太远,因此有一次还救过我的命。那天我看书困了,躺在草丛中睡着了。这时一条腹蛇悄悄向我游来。正在旁边吃草的“摇铃角”突然冲过来,向那个居心叵测的家

伙畜蹄一踩,正中它的头部……等小伙伴把我叫醒时,我抱着“摇铃角”的头,亲了又亲。

“摇铃角”救了我的命,但一年后,我却吃了它的肉。那时我在水库工地上当民工,接替我的阿强让“摇铃角”与别的牛“角斗”,“摇铃角”避让时,从一米多米高的土墩上跌下来,跌断了腿。阿强知道闯下了大祸,躲在山里好几天不敢回来。但好在他家是三代贫农,才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处罚。

但“摇铃角”废了,经区兽医站批准,要将它杀了。我闻讯从工地赶回,却不忍心去看它。后来听说屠夫用木榔头砸在它头上,把它砸昏后再放血……隔壁阿龙告诉我:“‘摇铃角’知道自己死期到了,早已不吃东西了,看到

屠夫,它就开始流泪。后来它又不停地把头转来转去,有人说它是在找你。”

晚上母亲回家时,带回了三斤牛肉,我知道那是“摇铃角”的一部分,不忍心去碰它。

母亲放上桂皮、茴香等调料,不一会,锅里就渐渐地冒出香气来,我开始咽口水。母亲对我说:“牛生来就是给人吃的,你正在长身体,刚好补一补。你不吃,对‘摇铃角’又有什么好处?”那年代,物资匮乏,每月一个人只有三两猪肉的定量,牛肉是一年到头都难得一见的“珍品”。我终于没能抵挡住诱惑。这使我在后来的岁月中,对“摇铃角”满怀愧疚。

岁月沧桑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我有时却还在梦中依稀见到“摇铃角”……

■ 凡人凡事

难忘的一次神聊

○ 赵强

人的一生有无数的难忘时刻,会在不经意间突然闪现于脑海中,使得自己不由地感叹:人生如梦,时间过得真快啊!

从更长远意义上来说,人生就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旅行。在这个旅行中,我们会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事情。那一连串的难忘事情,就构成了人一生中的诸多闪光点。

我这个人生性爱聊天,从不惧怕陌生环境和陌生人。这可能同自己多年独立在外打拼有关。如今仔细想来,20年前的一次神聊,是我人生中的一次罕见的聊天记录。

那时,还没有网络,打个电话也很费劲,特别是长途。但凡事与外地友人、同行联系,主要靠的是信函。因为办杂志的原因,我要及时对各地作者的情况有所了解,于是会经常在报刊中注意一些文学新秀的创作态势。在报中发现,一位成都青年英雄的诗,在我看来很有意境,就直接去信向他约稿。信寄出十几天后,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和诗作。我一看作品果然不错,就在自己主持的栏目中发表了。没过多久,他又给我寄来了最新出版的诗集。我仔细品味着他的诗作,感受到了他对人生的参透和感悟。

几个月后,我正好要去成都约稿,便提前写信告诉了他。来到成都住下后,我给他打了电话,不一会儿他就如约而至了。只见他三十出头,面孔略黑,清秀的脸上透着刚毅。我们似乎早就熟悉了一样,他那略带沙哑的成都式普通话,使得我们的谈话充满了欢笑。聊了一会儿后,我们来到了一家火锅店。说实在的,我对吃火锅不太在行,也不太感兴趣。但是承蒙主人的热情,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。席间,他还叫来了当地一位著名的诗人张建华作陪。我们从文坛到社会谈得唾沫四溅。这顿火锅餐,我们吃了大约三小时。

随后,樊雄跟着我来到宾馆,樊雄跟着我来到宾馆

馆,我们继续聊了几个小时。这还没完,他又请我到他的家中,他的夫人做了几道可口的四川菜,我们继续边吃边聊。他的夫人见我们聊得如此投机,就不停地笑着。这顿饭,我们又吃了两个小时。吃完饭后,我们在他家里,又聊了一会儿,我说真要告辞了。于是,他送我到门口,叫了一辆车挥手送别。此时,我看了一下手表,从见到他第一面开始,到我离开这会儿,正好9个小时。在这9个小时中,我们吃了两次饭,上了几次厕所,但都没有影响我们聊天。我们似乎都是聊天的永动机,不停地聊着聊着,忘记了时间和场地。回到宾馆,我发现自己有点喘不过气来了,因为聊的时间太长了。当时究竟聊了些什么内容,如今好像也已经模糊了。

此后至今,我再也没有打破自己这一聊天纪录。前几年偶然看报,得知这位曾经的诗人,又出版了一本人生感悟集,我于是找到他的手机号码,居然至今还没有改号。他接到我的电话很惊喜,很快就寄来了他的人生感悟集。我拜读之际,感到他的感悟是如此的深刻。估计这些年来,他经历了较大的人生际遇。

在前年,我因为公干又来到了成都,终于联系上了这位老兄。没过多久,他开着奔驰车来到我住的宾馆。这次见面,我感觉他似乎很矜持,面色也有点沉郁冷峻。一问才知道,他已下海多年,现已是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。在交谈中,我发现他已没了20年前的激情和健谈了,倒是多了平和与无奈。这次我们从见面到吃饭,不过三小时,基本上是我问他答,已找不回当年那神聊的感觉。想来这些年,他并非是那么顺当,经历的人生肯定蛮沉重了。

岁月如梭,往事只能回味,却很少能再现。时光能教会我们很多,而我们的青春和激情,往往也难以再找回来了。

■ 往事如歌

怀念摇扇的年代

○ 董柏云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盛夏之夜,大地散发着烈日炙烤的余热。人们做完了一天的劳动功课,或坐或躺,休闲纳凉,在人们的记忆里,这才叫“慢夏”。

有道是“心静自然凉”,这漫漫长夏心急不得,都得慢慢来,否则,身子就会直冒汗。于是,人人都有一把扇子,慢悠悠地摇呀摇呀……

过去的年代,扇是度夏的必备品,几乎家家都会添置几把。新扇买来,扇柄上钻个小孔,系上红线,挂于柱子上,一般是来客专用。客人上门,递上一把扇子,端上一碗凉白开。忽悠忽悠,凉风驱散一路风尘一身劳顿,话题寒暄像来来回回的微风。

漫长的盛夏,不论富贵贫贱、大家小户,夏夜全凭一把扇子驱蚊消暑。不过,有钱人用的是做工考究的羽毛扇,文人雅士手握的是诗画并茂的纸折扇什么的。我家的扇子,大多是用麦秆编成的圆扇,还是有比较起风的芭蕉扇。这种扇子经济又实惠。细细闻一闻那芭蕉扇,有一股子幽幽植物香。那该是绿意被太阳蒸干后散发的味道吧。无论是折扇、团扇、羽毛扇,还是芭蕉扇,一把扇在手,似乎真的多了一份悠闲的气度。

我家住在市区西小路的河边,每到夏夜饭后,台门内的邻居们相继在河沿石板小道旁搬个木凳,或带张竹榻,抑或用水板搭个简易小床。小孩扎堆,赤膊游戏;女人凑群,摇着扇儿,说长道短。大人们问候着、谈笑着,孩子们半真半假地打闹着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门口乘凉娱乐,也在门口获得各种消息。在纳凉的地方,有时

会有一位老者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,让大伙儿情不自禁地融入其中,忘记了疲惫炎热,忘记了今夕何年。

夏日炎炎,酷暑难耐,也免不了理发的时候。上大路有家理发店,离我家很近,是我小时候常去理发的地方。本地人都把“理发”说成“剃头”。天气虽热,进了店里,就凉风扑面,那是因为在有人在拉“土风扇”。店内摆着两张有相当年数的剃头椅,转动起来会发出晦涩沧桑的“吱咯”响声。而更为美妙的,还是店中高悬着的“土风扇”了。那长方形的“土风扇”,长约1.4米、宽约0.8米,是用又粗又厚的土布制作的。扇的上方两端用绳固定在屋梁上,扇的中下部有一根绳索通过滑轮与“土风扇”相连。这绳索垂直到客堂长条案的椅子边,端坐着的店主的姑娘、小伙将绳索一拉一伸,这“土风扇”前后摆动,“呼啦呼啦”地扇动清风,那场面还相当壮观。有时店里缺拉“土风扇”的人手,店主非常喜欢像我们这样的小毛头。每次我去剃头都给优惠的待遇,交换的条件就是替小伙计换换手,拉上半个小时的“土风扇”。而这省下的几分钱,我就可以用来去看路边书摊的小人书。

现今,整日蜷缩在空调房里的我们,再也感受不到那种“清凉世界,出自手中”的意境。那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,那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,早已把过去那个蝉声蛙鸣的夏昼除掉了。

怀念,不等于要回到过去的时光。怀念里面有许多生动的细节,美好的人和事,更有生命的灵光。有时觉得,一些过往的回忆,也是挺好的。